

# 擇一而行

黃宣溶

小時候，迷過路，在十字路口不知所措。那是小學三年級，還沒擁有手機，也因疏懶沒有記住家庭地址和父母的電話。面前是四條陽關大道，我的大腦先是短路了一陣，然後徹底停止運作。我是絕望了，我可能要成為失蹤兒童。再見不到爸媽、再不能一日三餐享受美食帶來的飽足、再不能看到喜愛的動畫片……恐懼、無助、悲傷、各種複雜情緒交織，失孤少女啜泣了起來。

去年十月，我又經歷了這樣一場迷路，從十月迷路到十二月，備受情緒折磨。

那一年，我得到了香港身份證。媽媽為此提議我去香港讀書，為更好的將來。那一瞬，我的身體里好像有兩股電流迅速相撞，啪地一聲刺痛了我的神經，使我踉蹌。

在我過去十幾年的人生，不曾離開過家，更別說孤身一人在外地求學。我不過是個平凡的人，在我的人生規劃中，不過想為高考奮力一搏，考上心儀大學，跟家裡輕輕告個別，若干年後，又回來，繼續拼接我平凡又體面的一生。這張身份證

竟然在我高二這年，這個關鍵時刻，化為一頭猛獸，把我人生規劃的圍牆，硬生生穿出個洞來。

於是我猶豫了。去香港讀書？豈不是意味著我要離開親朋好友？離開封存了我童年回憶的老巷子？離開見證過我奮鬥足跡的校園？明明昨日生活還是平常。體育課上能與三兩同學在籃球場觀看男生打籃球、放學後有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回家、晚上才去了奶奶房間跟她聊了心事。怎麼一眨眼，我就要做如此艱難的選擇，面臨離開我溫暖美好的家鄉的風險？

「我不去！像什麼話，為一張身份證我就要拋棄我這十幾年的人生嗎？為什麼要在高考衝刺的關鍵時期擾亂我的生活？」我氣到哽噎，用盡力氣對媽媽撒氣。媽媽沉默良久，終是歎了口氣，勸我說：「你已經長大了，不要耍孩子脾氣。做事要考慮週全，在家裡讀書，又是文科，競爭這麼大，誰能保證妳考得上好大學？誰來保證妳以後的工資？我不是逼迫妳一定要去，選擇在妳。但權衡一

下吧，人不能一輩子活在自己狹窄的世界裡受家人保護，有機會，該去外面世界看看，就算以後不成功，也長了見識！」她已經盡量把話說得溫柔，但這種溫柔是鋒利的，它刺痛了我的心。現實太冰冷了，它冰封了我對未來對的所有幻想。淚，一滴滴從眼眶中跳出來，落在地上，我看著它們綻成雪花的模樣，留了一地的白。

我決定試一試，應媽媽心願先在香港找了學校。但不順心的事又接踵而來。我成績不夠好，校方要求我退兩個級才能讓我入學。退級？我似乎無法接受。從小到大，努力讀書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穩固地位，堅決不留級。留級多丟人啊，特別是一留就留兩個級。再考慮到年紀差距帶來的代溝問題，不會寫繁體字的問題，自身英文水平一般的問題。我的自尊心又跑出來扯我的頭髮了。先前的一點決心與勇氣又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太多不確定絆住了我。

恐懼、無助、悲傷、糾結……各種情緒形成一張巨大的網纏繞，束縛著我。我掙扎，哭泣。發現越想逃離，這網便束縛的我更緊。

在家裡的我，一直被家人、朋友保護得很好。縱使成長路上少不了磕磕碰碰，但也不曾因為取捨問題矛盾、憂慮這麼久。我經常對自己說快樂瀟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，於是快樂，瀟灑成為

我從不對自己下狠心的藉口。雖然有一定獨立能力，但試過外出旅遊不到三天就想念奶奶，開始潸然淚下。我自以為自己是個成熟且堅強的人，但面對突發事件，需要作出重大抉擇時才發現自己不過也是個脆弱無助的孩子。

我最終還是決定來到香港完成學業，我在掙扎中反省自己，認清了現實。最後咬緊牙關做了這個決定。我也是時候去接觸家以外的世界了，人是不能固步自封的。

離開家那天，跟最愛的奶奶告別，她在門口站了很久，直到車子拐進轉角，我再看不到她的身影。我拼命仰頭，為了不讓眼淚掉下來，我怕它一掉下，我就忍不住回頭，狂奔向家裡去，就這樣吧，讓微涼的風把它蒸乾。我終究不是小孩子了。

其實小學三年級的失孤少女最後還是回到了家。她兜兜轉轉，哭到眼淚幹掉，走到手腳酸痛，終於眼紅紅地回到了家。

遠行少女也在路上了，她長大了，認識到自己可以變得更堅強，可以承受孤獨把自己照顧好。她明白長大後的世界會面臨很多分岔路口，她還會繼續迷路。但她學會接受，克服路上的困阻。她不再怕迷路，因為她知道，用盡方法後一定能夠回到家的。站在分叉路口時，擇一而行就行了，無論是哪一條路。